

HEITAI YANG HEI TAI YANG
HEITAI YANG HEI TAI YANG
HEI TAI

黑太阳

张廷竹



黑 太 阳

张廷竹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frac{3}{8}$ 插页1·字数200,000

1989年7月第1版·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

ISBN7-5033-0059-0/I.54

定价: 2.90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张廷竹，男，1950年6月生于香港宝恤医院。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国大代表，1955年逝于台北。张廷竹出生后即由母亲携回大陆，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14岁小学毕业后，先后做过农民、工人、企业管理干部、编辑、记者等；中年从军，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立过战功。1987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深造。

张廷竹是当代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兼艺术委员会委员。自1980年以来，发表和出版了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集六部，和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获过省级以上文学奖七次。近年来，他致力于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之研究，不断有新作问世，为文坛及史学界瞩目。

目 次

第一卷	黑太阳		(1)
第二卷	酋长营		(99)
第三卷	支那河		(194)
总要有人去写 (后记)			(291)

第一卷

黑太阳

1

去年夏天我从云南前线回到杭州，颠儿颠儿地跑到东跑到西到处做报告。虽然挂的是一块三等功的奖牌，名气却大得象铁臂阿童木一样。少先队员们送给我十五条红领巾，每一条都使我热泪盈眶。想起我当年为了挂上红领巾，三角一分钱拣了整整半个月的桔子皮，我对女儿说：“好了，好日子让你赶上了，你填成分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了。”女儿说：“比个体户还要好吗？”我便火了，要打她的手心。她挺委屈地哭起来，告诉我她们学校的老师总是喜欢表扬爹娘摆地摊儿的同学的。教师节那天这些家长都给老师送礼，有牛仔褲还有肩膀上只有两根细带带的小背心哩。你却只顾自己打仗去了，连张纪念邮票或者贺年片都没有寄来过。

我挺恼火，骂她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党风不正。于是借了

几本图书馆角落里积满了灰尘的小册子来叫她对照检查。规定她要读一册写一篇心得体会，坚决地不能走过场。第一篇是《鸡毛信》。她的体会实在不怎么样。她说日本佬不是挺好的吗？三千个叔叔阿姨来过了，我们去献过花的。他们给我吃糖，笑嘻嘻地跟我说咪细咪细的有——怎么这本书上把他们说比越南鬼子还要坏呢？我不得不向她解释说，从前的日本佬跟今天的日本佬是不一样的。从前的日本佬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一群土匪，杀人放火挖小孩的心肝下酒吃的一帮魔鬼。现在的日本佬多少有些变了种了，所以跟我们交起朋友来了。她听了还是不大明白，好不容易才得出一个结论：从前的日本国多的是休门卫，现在聪明的一休长大了，所以变得可爱起来了，对不对？我说：“对。”赶紧让她学习第二本书《高玉宝》。这本书似乎是好懂一些，孩子看着看着就掉下了眼泪。她说，穷人的孩子真可怜，少爷羔子统统是王八蛋。于是我便领着她坐到录音机旁边去，扯直了脖颈教她跟我一起放声歌唱：

地主狠心——地主狠心——好象那活阎王！——

世界上的事情真他妈的叫人纳闷，怎么有巧事儿总叫我碰上呢？别人当兵去的时候我轮到了下乡插队，别人轮到出国了我轮到了当兵。全国人民大唱特唱“生产队里开大会”的时候我被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另一本册子上，现在可以放声高唱了，邻居们却把我当成了神经不正常。楼上的大学生下来了。先在走廊里跺跺脚，然后放了几个蹦蹦脆的响屁，隔着房门对我说：“对不起，小声点儿行吗？”买菜回来的王大妈捂着半边面孔从我门前经过，患了腮腺炎似的，还把

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泥灰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使我的眼前出现一层迷雾。我不无悲哀地想，杭州这个地方确实不能呆啊。南宋遗风。小市民气特重。生存在西子湖畔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历来是老酒日日醉，皇帝万万岁的，他们喜欢的尽是些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之类的东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点历史使命感。

我不管。我关上了房门继续唱

地主狠心——地主狠心——好象那活阎王！——

录音带沙沙响，我们父女两人的二重唱充满了炽热的政治激情。有人敲门了，我挺不耐烦地走过去开门。我的思想还沉溺在一种并不遥远的记忆里。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我做过后刘少奇的社会基础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之后又成了王张江姚的社会基础。杭州大河造船厂革命委员会隔壁的一个房间装上了铁栅栏。我象一只大猩猩似地弯腰曲背站在明晃晃的三百瓦电灯泡底下。一个女人用指头戳我的脑袋，尖利的指甲在我老脸厚皮的前额上划起一道血口。我咬着嘴唇十分想非常想一拳打在她那粉嫩粉嫩的平平的一如搓衣板的胸脯上，然后抬起劳保皮鞋在她的肋骨上跳一场忠字舞。但是她带头唱起叫阶级敌人胆颤心惊的革命歌曲来了，于是我就只好萎缩起来，成了一条爬爬虫。谁叫我是那个土匪强盗大军阀国民党桂系高级将领留下的种呢？活该。我想，过去轮不到我唱的歌儿现在能够教我的孩子也他妈的自由自在放声大唱了，真是过瘾之至。这当儿有人敲门真是扫兴。我开了门，粗声粗气地问：“谁，什么事？”

一个怯生生的男低音说：“张家小少爷是住在这里么？”

我吓了一跳。嘴巴张开来露出了鲜红的扁桃体。我的小腿肚子也痉挛起来了，很象是几个月前我在麻栗坡县茨竹坝乡踩上了一颗臭雷时的感觉。我揉揉眼睛，想骂，骂不出来。这家伙不象是哪位邻居受不了跑来奚落我的哩。我贼胆心虚地向走廊里扫视了一番，仿佛看到每一扉门背后都竖着几只充血的耳朵。这当儿，弯腰九十度的男低音也愕然地抬起头来朝我看，瘦脸上布满了细碎的纹络，象一条条戳在鱼钩上的蚯蚓那样蠕动不已。他那湿漉漉的眼光象狗舌头一样从我的脚下舔到头顶，扫过我的肩章领章和光头上的大檐帽时露出极为惊骇的神情。他也倒退了一步。他观察我的五官，仿佛在仔细琢磨我究竟象不象我爹传的种似的。吃准了，他终于笑起来，胸脯直了，双脚一碰，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鞠躬。他说：

“少爷，您认不得我了？也难怪啊，我们分手时您才刚满月呢！”

我的心怦怦乱跳了。

赶紧又关上了门，我请他坐到沙发上去聊。女儿被我轰了出去，一面走一面眨巴着她的大眼睛。她吓懵了。她的当兵当共产党的爸爸怎么会成了少爷呢？她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露出了急于要找到答案的十万个为什么。我点上了烟。面前升起一股半凝固半透明的雾气。从前，为了申请加入我那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依然不得其门而入的共青团，我曾经不止一百次地向人交待我的家史。交待的重点，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何以不在到处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祖国大陆而在劳动人民受压迫受欺辱的罗湖桥那一边？我娘病恹恹地坐在五十

四号墙门的马桶上对我说：“你爹也是放牛娃儿的出身呀，从奴隶到将军的。打过台儿庄和昆仑关。四九年去的香港，五〇年周总理号召我们回来，他是第一个响应，不信有当时的《星岛日报》为证。你那时生下来才四十一天，我抱不动，唐副官一直把你抱到罗湖桥边……”我娘说着说着就动感情了，抬起一只满是粗粗细细曲蟾的干手来揩眼睛。她说这唐副官也是我老家湖南安乡人，洞庭湖畔长大的乡巴佬儿。“七·七”事变后我爹从中央陆军监狱作为反对过老蒋的政治犯放出来，回老家当过几个月的“胡汉三”，唐小三儿便是那时跟他当的民团团丁。他从十五岁开始屁股上吊根盒子炮屁颠颠地跟着我爹做事，一直做到我娘抱着我回杭州，始终是我们家一条忠实的走狗。我爹干过的每一桩偷鸡摸狗的风流勾当，幸福和痛苦的事情，这小子全知道，全是他向我娘打的小报告。我家兄弟姐妹中有好几个都是他从产房里帮着护士小姐抱出来的。想到这些，我就明白他是哪路货色了。我摇摇手，谢绝了他递过来的美国云丝顿香烟，又拿出一根西湖牌点上，说：“你从哪里来，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

他掏出一本杂志。“我在广州的旅馆里看到这本书，吃了一惊，这《五十四号墙门》不就是写的参座和夫人的事儿嘛！我就拿着这本书找到杭州来了。华侨饭店的服务员说打听你还不容易，给一个什么协会打个电话就问到了，果然，少爷你真不简单，又写书又当起共产党来了！”

他挺敬畏地瞧着我这一身国防绿，又吐出一句：“真是，跟参座当年一样威风。”

我挺得意。脸上却摆着挺严肃的样子。他说的参座就是我的父亲。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他是总统府中将参军，我知

道。我问唐小三儿，从香港跑到广州干什么来了，发了什么财没有？跟人民政府打交道可要奉公守法，爱国同胞不能光为了自己发财坑国家的利益。他毕恭毕敬地告诉我，他是老老实实做生意来的。他掏出了一张名片来双手捧着送到我面前。芳香的名片上印着经理头衔。唐小三儿四个字变成了唐德明。奶奶个熊，这名字倒取得蛮象个经理。

女儿被我打发走了，到她妈妈机关里去吃中饭。我就陪着他开始臭聊。心头烦恼和背脊发凉的感觉已经过去了，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从敞开的窗子里灌进房间。从唐小三儿的嘴里听来，我爹他们当年还挺英雄似的。血战台儿庄时，几万士兵叠股枕臂，陈尸狼藉，铁马金戈，血流成河。在昆仑关下，他们曾跪埋中村正雄大佐以祭阵亡的支那将士。唐小三儿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那个刮民党的爹太他妈的不够哥们意思了，对这个瘦骨嶙峋的可怜小乡亲也不照顾一点。“你也给老子冲上去！”他朝唐小三儿屁股上踢一脚，咆哮如雷地命令。唐小三儿两眼凄惶惶地看着他，不敢抛下长官。于是我爹拿起鞭子就朝他身上抽了。劈头盖脑的一鞭子下去，唐小三儿惊马一样从地上跳起来，不敢再哼半个字，刹那间便冲入敌阵，无影无踪。这小子贼聪明，知道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冷兵器相搏不开枪，他就开枪，打得天皇陛下的勇士们眼前直冒金花，怒发冲冠。后来，在弹片乱飞，机关枪横扫，燃烧弹齐鸣当中，他却趴在了地上，象只狡猾的蜥蜴似的在伤员和死人堆里爬来爬去，抓一颗子弹放一枪。我爹终于走到他面前，望着尸骸枕藉的战场怆然涕下时，他才鬼一样地站起来，走到他的主人面前来。他的赤裸的脚后跟、脚趾头、膝盖和手臂，全都沾满了中国人和日本

人的鲜血。我爹扔给他一把铁锹。他瞪圆了眼珠子。“埋。”爹说。他傻乎乎地看着几万个死人，不知先埋谁好。我爹又火了，又要拿鞭子打他，他就一屁股坐在了一个日本军官软乎乎的大肚皮上面，呜呜地哭起来。我爹叹一口气，捡起铁锹走了，亲自动手去埋那中村正雄先生。他不忍心再打这个小勤务兵，强盗也有发善心的时候。

既然这家伙千里迢迢地跑来了，我理当尽地主之谊，于是，我就要请他吃饭。我问唐德明经理，海丰西餐社如何？他摇摇头，说是西餐太油，不利于减肥运动。我说你也够苗条的了，六十岁出头的人了还有许多穷讲究？他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嘛。再说海外人的标准跟大陆人不一样，越瘦越证明你财大气粗。夏天去的是阿尔卑斯山，冬天到的是富士温泉。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外表形象是很重要的。我瞅瞅自己臃肿的体态，摸摸头上硬挺挺的几根白毛，不免黯然，领着他进了杭州酒家。

朦胧的烟雾又在我面前袅袅升起。我很怀疑面前的绍兴黄酒是不是放了蒙汗药。唐德明变戏法一样地从皮包里又掏出了一样东西来。“不瞒你说，少爷，我到广州做生意是捎带的。你成了作家我在香港就听说了。我女儿姗姗是港大文学院的学生呢。她告诉我的。”他说。我接过这件东西来看，原来又是一本杂志。封面上有个牙龈上涂了紫药水的金发女郎在朝我傻笑。看上去她是刚从滚烫的澡盆里跳出来的，皮肤如退毛猪一般泡得通红。我摇摇头。“我从来没有在这种杂志上发过文章。”我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请我读读第一百零八页上面的一条花边新闻。于是，我也象封面上的退毛猪一样傻笑了，这条新闻跟我、跟他有什么鸟关系？

一九三七年，有大约三千名中国士兵，驻守在南京城外抗御日本军队的进攻。但是在一夜之间，全军突然消失。军方既无战争发生记录，亦无全军被俘迹象。据圣母玛利亚通讯社报道，美国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百赖特史特加博士已把这一事件载入他编写的《奇异的失踪》一书，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奇异的集体失踪案之一。本刊司芬克斯之谜新释专栏撰稿人艾德加·伦勃先生则认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之间，彼时雨花台一带均已陷落，下关的中国军队便自动溃散。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军队，三千中国士兵一枪未发，悄然遁去了。

“你有不同的见解？”我问唐小三儿。

“你有什么看法？”唐小三儿反问我。

我不得不重读一遍。于是，一股寒气顺着我肩胛上的小窝开始一直流向尾椎的末端了。我的身体象一条弹性很足的好钢条似的弓了起来。“三千中国士兵一枪未发，悄然遁去”这句话下面划着一道粗粗的黑杠杠。这道杠杠显然就是唐小三儿唐德明经理划的。作为一个参加过反侵略战争的中国军队的老兵，他在某个悠哉游哉的夜晚从生意场上回到家里，冲了凉，趺拉着一双皮拖鞋躺在沙发上去，拿起这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来消遣。读到这条新闻时，他身上所有的伤疤都火辣似地痛了起来。窗外红的绿的黄的一切东西看上去都成黑颜色了。霓虹灯象狼眼睛朝他诡谲地一眯一眯。妈拉个巴子，支那人就是这样孱头的么！三千士兵一枪不发，悄然遁去，

任凭刽子手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血染长江！！他不相信。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长官他的将军他的参座，就是我张某人的母亲的合法丈夫我的父亲不止一次跟他说过的：中国人向来是崇尚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英雄的。从商汤武功到甲午海战，从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到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好汉何止成万上亿！这个百赖特史特加博士，这个艾德加·伦勃先生纯粹他奶奶的放美国屁，实实在在是在太欺侮太侮辱我们这些老丘八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离开家门时我脱了军装，换上了一身宽宽敞敞的中山服，我的身子象蚕蛹一样躲在茧子里感到一阵阵热气。我相信老军阀的遗传因子在我的身上不仅存在而且开始蠢蠢欲动了。不管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士兵的血总是热的。他们不会象外星人那样神奇莫测地逃进一片云彩里去。他们也不会如麦克·哈里斯一样遁入大西洋海底。他们有三千之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看着强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同胞杀了扔进长江，将我们的奶奶、妈妈、姐姐和妹妹在强奸中给掐死，而无动于衷。

我沉吟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前我家里有三本厚厚的影集。体格魁梧、宽肩阔背、光秃秃的脑袋象足球一样圆的父亲一会儿穿着西装，一会儿套着马靴。我娘那时候还没有患上子宫颈癌症，也没有烤钴60烤得直肠穿孔，弄得整天价坐在马桶上起不来。她喜欢没日没夜地趴在小饭桌上研究这些照片。一边看一边细声细气地向我介绍老头子身边的大亨们。李宗仁白崇禧杜聿明黄维郑洞国。陈赓陈毅林彪叶挺罗炳辉彭德怀。一长串吓人的大名。一个个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巨人。

我娘只读过一年私塾，她的话破碎零乱犹如一锅破了皮露了馅上下翻滚的水饺。她说起我爹的坐牢，是北伐时跟党代表林祖涵交往太多了种下的祸根。我爹在战场上是个英雄在情场上也是一条好汉。说到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佬儿拼命时，老太太的泪珠儿就扑哧哧地掉到照片上了：“你爸爸七岁时就没了爹娘哪……他大叔把他带大的……日本人的飞机攒炸弹……你大爷爷大奶奶死得好惨……他能不拼命吗……他在武汉时还搞过一个女人……教书的大学生还生了一个小姑娘……也是飞机攒炸弹炸死的……唐小三儿后来告诉我……多少回我都吃醋就这一回没吃……人心都是肉做的……”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如我父亲如唐小三儿这样的军官和士兵一枪不放悄然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曾经查阅过有关的资料，南京城失守时我爹刚投奔李宗仁的麾下到第五战区去了呀。他不在南京唐小三儿也就不会在那里了。这件事，要我这个不肖子孙拿起笔来反驳百赖特史特加博士和艾德加·伦勃先生谈何容易。

我愣愣地看着唐小三儿，有一点感动也有一点无可奈何。从名片上我看出来，唐经理开的是一家买卖香肠鸡蛋苏格兰威士忌苹果牌牛仔裤金华火腿和孔凤春雪花膏的大杂烩公司。公司的办公室设在香港西洋菜市街同发大楼C座地下的十八号房间。尽管这家伙长袖善舞，浑身上下西装革履看不出一点随时都可能在竞争中破产的迹象，但是我知道，他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他的时间也是极其宝贵的。他甘愿冒着失去大把美金英镑港币和兑换券的风险跑来找我这个作家为三千名中国士兵翻案，我又怎么能无动于衷，一推六二五呢？

我抓起他的云丝顿来吸了。“要是能找到一个当年参加过下关防御的士兵就好了。”我说。

他的眼睛发亮了。“当然，没有这一点把握我还会叫少爷您为难么？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呢，跟我，跟你都近乎得很的。”他说。

他蘸了一点黄酒，在桌上写出一个人名。我又吃了一惊。脑子里一片晕乎。一口黄酒噎在了我的嗓子眼儿里，使我喘不过气来。好半天，我才喃喃地说：“可能吗，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知道？！”

2

但这是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凝重而又炎热的中午。我在学习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当儿有人敲我的房门。他当着我女儿的面叫我少爷。我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请我帮个忙，搞清楚四十八年前有三千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碰到了日本军队究竟有没有放过一枪。我喝醉了，醉醺醺地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录音带还在沙沙地响，女儿的歌声里充满了对于王八羔子少爷小姐的阶级仇恨。我不敢睁开眼睛来看看周围的一切。墙上挂着我的军装。沙发上扔着我女儿的一条红领巾。在这种时刻回忆那如梦如晦的往事确实感到很是压抑。我不晓得，这样的回忆是否应该请示一下我们单位的领导。因为这真个儿是开不得玩笑的事情呀，你要为谁平反昭雪，为谁写出那一段久已湮灭的历史来呢？为我那个拐了一条腿靠卖猪耳朵过日子的兵病表哥叔水生吗？莫非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受他的毒害还嫌不够？

事情要追溯到很多很多年前，我父亲这个老家伙彼时才四十岁零一点。他跟着后来进了战犯管理所，后来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将军的前敌指挥所来到了泛滥的亲敦江边。这里离孟加拉新德里和朗昌都已不算太远。老家伙奉命带着他的部队在淅沥滴水的丛林中配合蒙巴顿勋爵佩剑下的英国第十四军团作战。我爹说：“小三儿，拿住我的鞭子。”唐小三儿就把鞭子接住了。我爹说：“凡是畏缩不前临阵怯战或者违犯军纪的，你给我打。”唐小三儿犹豫了一会儿，他看着一排排青面獠牙人模鬼样儿的弟兄，嗅着他们身上散出的热烘烘的汗臭和甜滋滋的血腥味，突然感到手脚发冷血压升高。“军官也可以打吗？”他怯生生地问。我爹瞪他一眼，大皮靴在沙地上蹬出了一个凹坑，他说：“打，一视同仁。”

英国人已经打死了成千上万名日本兵，但是统共只抓住六百多名俘虏。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由于身负重伤或是被营养不良和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才无力自戕，当了俘虏。日本兵确实是有妈妈的武士道精神的，他们宁可用双手结果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投降。在怵目惊心的战地医院里，唐小三儿他们看到过一行行排列整齐、躺在担架上的日军尸体，每个死者的头颅上都有一个子弹穿过的弹孔。从他们从容的姿态可以看出，他们宁可死于战友之手也不愿被生擒活捉。在丛林深处，行进的尖兵部队曾碰到过整车整车肃然僵坐的日本兵尸体。他们都是被一名军官从后脑射杀的，而那个军官自杀后就扑倒在他们旁边。我爹气得暴跳如雷，他打心底里不得不佩服这些无畏和狂热的武士。然而也正因如此，他要求他的部下们比这些武士更加无畏。他狂妄地叫嚣，要让斯大林